

# 向太阳致敬

## 《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新书首发暨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王琳琳

“声音已靠在三块岩石上/它将话语抛向火,为了让火继续燃烧。/一堵墙的心脏在颤抖/月亮和太阳/将光明和阴影洒在寒冷的山梁。/洒的节日在牦牛的角上/去了何方?”

这是当代阿根廷大诗人胡安·赫尔曼写给吉狄马加的诗——《吉狄马加的天空》。伴随着令人心潮澎湃的朗诵声,《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新书首发暨分享会拉开了帷幕。

3个多小时里,诗人芒克、四川、欧阳江河,评论家唐晓渡、郭文景、张清华、邱华栋、敬文东,作家李洱,翻译家高兴、董强、刘文飞等悉数登场,分享对吉狄马加这位“民族的诗人,世界的公民”诗歌的感悟以及精神性的成长,共话“诗歌的荣耀”。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中国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吉狄马加从17岁至今创作的200多首主要诗歌,充分展现了其诗歌创作的全貌,也收录了作者在全球文化领域发表的文学演讲与随笔精华,展现了吉狄马加所具有的诗歌高度、国际视野、精神意识和文化底蕴。

在作家邱华栋看来,这本诗集呈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性成长的历程。诗集的第一首诗叫《自画像》,是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诗,最后一首是《吉勒布特组诗》,是作者2021年的最新作品。

“从《自画像》到《吉勒布特组诗》经历了四十年。我们看到诗人精神性的成长,看到他由高山上的一条小河变成长江直奔大海,这个过程非常美丽、惊心动魄、复杂。”邱华栋说。

评论家刘文飞认为,这本700多页的书像是给吉狄马加的创作立了一座纪念碑。作为一位从大凉山走出的用汉语写作、又与世界广泛对话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身上有多重身份,仿佛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之间跨越。但是,无论身份多么复杂,吉狄马加的写作始终深植于一个圆心——大凉山,同时拥抱一切。

### 他的诗歌,充满多维度的文明向度

作为中国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吉狄马加近年来先后获得诸多国际荣誉:南非2014姆基瓦道主义奖,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厄瓜多尔瓜亚基尔2020国际诗歌奖,委内瑞拉“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一级勋章等。他的诗作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了100余种版本的翻译

诗文集。

为什么吉狄马加的诗能走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当中去?

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吉狄马加的长诗将聂鲁达长诗体系中“大地漫游意义上的自我”,推进到“当代性”的自我。如《雪豹》引入了世界性文化话题、生态问题,具有总体性质的形而上介入,人类的危机感、生态破坏、机器文明对自然的破坏等。“他对聂鲁达的漫游传统有一个推进,将早期现代性推进到当代性。”

诗人、翻译家西川读过吉狄马加很多诗歌,在他眼中,吉狄马加一直是个纯粹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能看出对文明的关照,这让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普遍性。

在吉狄马加看来,诗人在这个时代能通过写诗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生态和环境因人类活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更需要去关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因素。“诗人不能只待在象牙塔,游离于现实之外。如何见证和书写伟大的时代,是有责任和使命的诗人必须要考虑的,同时还要在自己的写作中付诸实践。”

### 他的语言,充满浪漫、温暖与开阔

在作家李洱看来,当代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都是反讽意义上的作家。但吉狄马加是个例外。吉狄马加的诗歌,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抒情、颂诗浑然天成”,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合法性。追问这一点,对理解吉狄马加很有必要且极为重要。

李洱表示,人类生命的过程,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种族的历程。吉狄马加一遍遍地写他的故乡大凉山,写他从大凉山出来之后又回头看大凉山,是一个对生命、对文明的回顾过程。

因为这个缘故,李洱觉得,不妨把吉狄马加的诗歌看成是人类学的诗歌读本,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阐释。

在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看来,吉狄马加是“双语写作”,他把汉语当成母语,将彝族的血液和汉语的语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使得吉狄马加的诗歌有从源头滚滚而来的强大气势。“诗人的力量就在这里:在我们所处的、被历史羁绊的处境当中,一个诗人以全新的世界观给我们一种力量。”董强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评论家敬文东表示,吉狄马加的双语写作,丰富了今天汉语诗歌写作的宽度和广度。彝人相信万物有灵,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亲和关系,人

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是赞美的态度。他把这一点带到了现代主义诗歌里来,“刚好是对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琐碎的时代的抵抗、反驳、驳斥,他拥有一种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的精神。”

诗与音乐的互文角度,也是分享会嘉宾解读吉狄马加诗歌的一个方面。

音乐家郭文景曾跟吉狄马加合作,将他的长诗《圣殿般的雪山》写成交响合唱曲。在郭文景看来,作为古老神秘民族来的诗人,吉狄马加诗句中的“历史感、精神高度、宏大的规模”给了他很多音乐上的灵感。接下来,他还要将吉狄马加的《大河》改编成音乐。“我始终希望用一个新的视角来写黄河。”郭文景说,“看了马加的《大河》,我觉得自己可以又一次借助诗歌和文学的力量完成音乐的演进。”

### 他的精神,赓续伟大的彝族史诗传统

“有人失落过身份,而我没有,我的名字叫吉狄马加。”这是吉狄马加曾经写过的一句诗。

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诗人,吉狄马加表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他在精神上与伟大的彝族史诗传统相承接。彝族是这个世界上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有10余部之多,如《阿细的先基》《查姆》《梅葛》《支嘎阿鲁》等。彝族人还有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彝语称为“克智”,是民间诗人之间的即兴说唱。吉狄马加表示,“火焰的辩词”实际上就是对“克智”诗歌形式的另一种解释,彝族人传授智慧就在火塘边。

评论家、诗人唐晓渡也提及火塘这个意象。他说,书名中的“火焰”,让他想到了火塘。火塘是彝族人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其精神生活的家园。那些生活中温暖的情感交流,那些足以抚慰灵魂的精神事件都发生、生成于火塘边。

“这部诗集所贡献的,与其说是实绩,不如说是启示:诗之所以成为诗,之所以无可替代,是因为它既古老又现代,同时面向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断从内部将我们重新凝为一个整体。”唐晓渡说。

续接这种史诗传统,并在传统、现代和当下的现场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吉狄马加坦言,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不仅需要智慧,还必须有创造性的发现。”吉狄马加说。但无论如何,当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站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十字路口时,保留和传承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非常重要,这关乎人类如何走向明天。

## 青年画家董鹤的“人间四季” 以自然呼唤内心

◆本报见习记者于昊昊

最近,一场以“人间四季”为主题的个人画展在上海徐汇区龙美术馆举办,展出的作品都出自一名叫董鹤的画家之手。一直以来,董鹤身上还有一个标签:“苏菲玛索认可的中国青年画家”。

那是多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上,一位“神秘人”收藏了他的画作,并用欧元结账。

那时,董鹤并没有多想。直到某天夜里,他被一通电话吵醒。电话那头说,苏菲玛索来了北京,想见见他。

睡梦中的董鹤没有反应过来,问了句“哪个苏菲玛索?”

直到得到确切的答复后,董鹤才恍然清醒。与苏菲玛索见面的那天,他兴奋得一夜未眠。

“她的出现让我增加了一个重要藏家。但对于我之后的创作没有任何影响。”董鹤坦言。

对于创作,董鹤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的一幅幅作品以及所要传达的理念,或许才是吸引地球彼端收藏家青睐的关键所在。

### “人”越来越小了

对比董鹤早期的画作和近几年的作品,最直观的感受是:“人”变得越来越“小”。同样的画布中,自然风景、宇宙时空、生与死的主题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篇幅。“人”的踪迹甚至遍寻不见,只有磅礴而下的瀑布、幽暗深邃的海底、明艳动人的花朵……

“人”渐渐地走出了董鹤的画框,却一直没有离开绘画的核心。

“人的描绘,一直是绘画中最重要的任务。”董鹤说,“因为我一直在探讨生命的进程和生死之间无限循环的存在,所以,我也会用人作为画面的主角,把观者带入进来。”

就像被苏菲玛索收藏的作品《谁将为你点燃烛火》和《危险,失重》那样,董鹤曾经用人物的肢体动作、表情、服饰,表达自己对生命、死亡、存在和记忆的思考过程。人物总是在显眼的地方,丝毫不弱于周围的环境,呈现出一种极具风格的代入感和情绪感。

而随着创作经历的不断丰富,他的关注点开始有了变化。在东北考学的那段期间,风景开始走进了他的视野。

“刚开始学习油画的时候,我会模仿一些中国式的古典绘画,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摆拍动作。当时画面的背景基本都是室内空间。后来,我开始关注周围荒凉与空旷的自然空间。”董鹤说。

后来,母亲的去世,让董鹤在伤痛之余,开始思考“生命”的议题。“那个时候,我开始在意人和物的‘生命状态’,这种对生命生死的关切,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从小喜欢宇宙、星空,还有未知的神秘感。随着绘画历程的推进,我开始逐渐结合自然界、宇宙世界的宏观看法。”董鹤说,“这个时候,‘人’和人类身边的生命,都在时空和自然法则下,显得格外渺小又微不足道。用更广阔而沉重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人’只是世界的一分子和一个元素,不能代表其他物种,也不能凌驾其上。”

关注点与视角发生了变化,让“人”在董鹤的作品中缩小到一个黑点,甚至消失不见。于是,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宏大架构的题材开始出现,更多意识世界的自然景观被定格下来。

### 独特的“生命”世界

董鹤的笔下,许多生命都带着一种生机盎然、却夹杂着一丝蛮荒和原始的姿态。

与现实世界不同,艺术的创作不拘泥于物体本身的物理结构、色彩,而是可以抛开现实中条条框框的束缚,完全地构建意识中的世界。

“所有我想创造的世界都可以在作品中呈现,这里没有自然界的各种规律,可以说就是我的世界。”董鹤说。

于是,所有的花朵都生长成为董鹤喜欢的样



松涛 董鹤

子,变成他想要的颜色,他笔下的瀑布同样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它们都是董鹤内心的投射。

“瀑布川流不息、绵延不绝,孕育了最为壮观的生命。我们在受到震撼的同时,也惊叹着地球上多样的生命形式。”董鹤说,“无论是我的花还是瀑布,抑或是海洋和星空,它们都承载着我对生命存在的解读。”

在他作品中的海洋、花朵,甚至是骨架,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灵性,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些自然界的“代表”们,对孤独而渺小的人类传达的“问候”。

董鹤的画中,“人”从一个被展示的主角,变成了画面的旁观者。“人”看到的,是浩瀚宇宙,广袤自然的一处小小角落,但即便是匆匆一瞥,也足以让人感受自身渺小得如沧海之一粟。“作为世界的感受者和观察者,人类应该更多地亲近身边的山水鸟兽,感恩自然和四季。”

### 艺术家,是时代中的讲述人

艺术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但它的声音又是渺小的。

在董鹤眼中,只有在在意和关心艺术的人,才能看到艺术的本质。而那些对艺术不予理睬的人,则无法被艺术唤醒。

在如今快节奏、快生活的时代背景下,还有一些一直关注艺术的人,这让董鹤感到幸运。

“艺术家不直接创造财富,他们更多时候是在进行价值观念的输出。述说着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董鹤说。

在画作前,如果你能听到瀑布倾泻而下的水声,闻到花朵绽放的香气,感受到耳边吹来森林的风,在董鹤的定义中,“说明艺术已经在你的内心激起了波澜”。

这种通感,就是艺术家与观者沟通之门的钥匙。

“当你细心地听,你会发现,如今我们看待世界和生命的方式有些太简单粗暴了。但是,艺术所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也非常有限。当利益和自我充斥在头脑中时,人的内心是听不进任何低语的。”董鹤说。

作为手拿画笔的人,董鹤觉得艺术作品或者说艺术本身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局限。但即便这样,他也坚持认为,“发声”是必须做的。

“时代和科技的变化,影响着世界上的所有人。”董鹤说,“只是每个人接受和变化的速度有所不同。我们艺术家这个群体,可能都在重建价值观,重塑对待世界的看法。”

“艺术家是一个幸运并且幸福的职业,我们在做着一件让自己和他人很愉悦的事情。”董鹤说。

董鹤的创作还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仍然会保持艺术家的热情,用一幅幅画面的世界,构建出人与宇宙生命对话的广阔空间。

文化快讯

## 《祁连山国家公园》 入选优秀纪录片

本报讯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44部纪录片脱颖而出。

其中,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出品,王鹏导演、剪辑,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拍摄并制作的《祁连山国家公园》成功入选。

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

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是国内首批设立的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总面积5.02万平方公里,其中甘肃片区3.44万平方公里,青海片区1.58万平方公里,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冰川均有分布。

本片通过讲述以雪豹、黑颈鹤、野牦牛和白唇鹿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代表的祁连山野生动物的故事,展示了祁连山完整的生物链,彰显出祁连山的重要生态屏障地位。《祁连山国家公园》分上下两集,被视为甘肃本土纪录片在自然类纪录片领域的一个新突破。 成健

CEN 中国环境报 | 公益发布

推进  
**生态文明**  
学校教育

- 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 自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

